



槟榔盒

BINGLANGHE

农穆 杨军

槟榔盒

农 穆 杨 军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内 容 提 要

农素梅的一家,因为掩护胡志明主席开展革命活动,遭受到法帝国主义者的疯狂杀掠。在故乡被毁,母亡家破的境遇下,幼小的素梅投身越南革命,并和儿时的越南伙伴结了婚。在漫长的战争和建设的年代中,在充满着磨难与辛酸的异国生涯里,她始终同越南人民休戚与共、患难相依。特别是最后一次,为了完成解放南方、统一越南的大业,她还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和弟弟。然而胜利后,卖身投靠黎笋集团的丈夫背弃了她,政府驱赶她出了越南,而在中国的父亲又被越军的地雷所惨杀。

本书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它清楚地告诉人们,谁是破坏中越友谊、反华排华的罪魁祸首。

作品内容新颖,真实,亲切感人,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封面设计:廖宗怡

槟 榔 盒

农 穆 杨 军 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(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)

707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 $\frac{1}{2}$ ·字数87,000

1980年4月第1版·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1—65,000

书号10137·24 定价0.36元

目 次

引 子.....	(1)
第一章 阿妈.....	(8)
第二章 带血的情书.....	(31)
第三章 珍贵的礼物.....	(58)
第四章 别情依依.....	(73)
第五章 为了越南统一.....	(88)
第六章 从希望到绝望	(105)
第七章 碎了, 槟榔盒	(123)
这不是尾声	(144)

引 子

我的家座落在广西边境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地方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我就常常听到这样优美、亲切、熟悉的歌声从果马河那边飘过来——

一座山，一个天，山南山北紧相连。
一条河，两头湾，河头河尾一线穿。
一道川，百亩田，你耕我种笑语欢。
兄居北，弟居南，南来北往几千年。
我有难，你支援，你怜我爱说不完。

听爷爷说，这首歌产生于抗法战争初期，是越南那弄村人民唱开的。没过多久，它就在边界一带的许多越南村庄到处流传。中越边界的越南那弄村、北坡村、索江村的老一辈人，大都是当年抗日、抗法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，中国同志曾肝胆相照积极支援过他们的斗争，与他们披风沐雨，同甘共苦，足迹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。人们正是通过这歌声，赞扬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战斗情谊，怀念那些为了越南人

民的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中国亲人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当了医生，就在这边境公社的卫生院工作。我经常被越南的乡亲请去看病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青山下，田野边，小河旁，木楼中，仍然时时处处听到那古老而清新的歌声。它仿佛一泓清亮、甜美的泉水淙淙地从我心中流过，是那么舒心惬意，那么令人浮想联翩。

但是，随着越南的南北统一，革命的取得胜利，他们的领导集团变了，变得忘恩负义，认敌为友，丧心病狂地掀起了反华浪潮，使战争的阴云日趋浓重地笼罩着整个中越边境地区。从此，枪炮声日夜震撼着边境。昔日两国人民相互往来的友好情景不见了，当年那动人的歌声消失了。相反的，是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。

使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九七八年秋天，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，我亲眼目睹的一件事。那天，我正在值班，突然一辆白色救护车掠过窗前，风驰电掣地开进了我们卫生院的大门。一听救护车上那急促而惊心的铃声，我就知道是重病人来了。我急忙挺身跑出房门，人们已从车上抬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人。

护送病人来的是位年轻的大队卫生员，她见到我就焦急万状地跑过来说：

“医生同志，他伤势很重，请你赶快抢救！”

我对她点了点头，便招呼大家把病人抬进了急诊室。

我把盖在病人身上的白布掀开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，他的双腿被炸断了，血不断地流着，已经不

省人事。我以最快的速度给他洗伤口、止血、包扎、输血，但输了血好一阵，他还是昏昏沉沉，紧闭着双眼。

那位大队卫生员可急了，她不安地问我：

“医生同志，他还能救活吗？”

我紧皱眉头，向她问道：

“这位老人为什么伤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他是我们大队的革命老人。今天他给队里放牛，在山坡上踩到越南武装人员在我国境内埋设的地雷，他的双腿就这样全被炸断了。”女卫生员激动地叙说着，声音里充满着悲痛和愤恨。

我一听，胸中也顿时涌起了怒火：“越南当局真的要把中国人民当成敌人了！”这时，见老人还没有醒，我想到应当测量一下他的心脏跳动情况。我解开老人衣衫，刚把听筒放到他的胸口，老人那紧闭着的双眼却微微睁开了。只见他艰难地抬起手，抖抖嗦嗦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一样的东西，一面递给我，一面颤抖着嘴唇，话不成句地说道：

“医……医生，这……这里有我女儿的相片。她……她们母子现在还在越南。你……你有机会见到她，请……请告……告诉她，我过去没有被法国鬼子的枪弹打死，今天却被越……越南当局的地……地雷炸……”

老人话没有说完又昏过去了。

我急忙拿起听筒一听，啊！老人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

我默默地把听筒从老人的胸脯上拿开，无限痛心地说：

“他已经死了！”

大队卫生员叹了一口气，流着眼泪说：

“真可惜啊！他从青年时代起，全家人就到越南，参加胡志明主席领导的抗法、抗日战争。越南革命取得了胜利，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后，他才一个人回到祖国来。想不到今天他竟惨死在越南的地雷下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农建帮。”

啊！多么熟悉的名字。我听爷爷说过，在越南人民抗法、抗日救国战争年代里，他同兄弟的越南人民浴血奋斗，曾数次冒险掩护胡志明主席。他不光一个人，而是全家老幼都投入斗争的啊！为了胜利，他还献出了自己的亲人，以后他又不惜留下自己可爱的独生女儿，同越南人民一道建设美好的家园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，一个当年法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无可奈何的革命者，今天，竟然被过去他与之奋斗的“同志加兄弟”所惨杀。卑鄙啊，恶劣啊！该诅咒的罪恶的地雷，该愤恨的忘恩负义的家伙。我同情老人，我更担心老人那还在越南的女儿，她如今在哪里，她的处境如何呢？

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，吃过饭，我去果马河边洗衣服。西下的夕阳，把河水染得血红血红，那不息的流水声，仿佛在悲哀的呜咽。河对岸那边，暮色苍茫，荒芜的山野间，悄

然无声，光秃的山顶上那土黄色的堑壕，象条条蜿蜒爬行的毒蛇；高搭的哨棚，低卧的掩体里那无数只黑洞洞的枪口，如同怪兽一样窥视着我们祖国的南大门。

晚风徐徐地吹过来，附近突然响起一阵哒哒哒的机枪声，随着枪声，河对岸冒出了一群拖儿带女的人群，一些荷枪实弹的越南公安和民兵在后面喧嚷着，推拥着，一直把他们向河里驱赶。有的老人和孩子哭泣着，不愿离去，他们就胡乱开枪，进行威逼恐吓。在哒哒的枪声和哭叫声中，人们惊慌地纷纷涉水向河这边奔逃……

一看这情景，我立即明白，越南当局是在残暴地驱赶华侨呀！

华侨们大都已进入河里，这时，对岸又是一阵枪声，跟着从河中间传来几声凄惨的尖叫，有个华侨老人倒到水里去了，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，把清凌凌的河水染红了一片。人们已经顾不得死者，只是拚命地拥挤着奔过来。哗哗的水声，悲凉的哭声，还有那些杀人恶棍粗野的狞笑声，交织成一支令人心惊胆寒的悲歌，撕心裂胆地控诉着越南当局反华的暴行。大概是我也被他们发现了，呼啸的子弹嗖嗖地从我的头顶掠过。我刚从水里捞起衣服，一群衣衫褴褛的难侨已经奔逃到我的面前，其中有位年近五十的华侨妇女，她一手紧紧地抱着个小布包，另只手死死地拉着个六、七岁的小女孩。我定睛打量着她那张过早憔悴苍老的脸庞，心里不由得一愣，啊！好象在哪里见过她呀。我极力地搜索着记忆，可没待我想起，只见她走着走着，蓦地全身颤抖了

一下，整个身子慢慢向后倾斜。我一个箭步上去扶住她：

“大婶，你受伤了！”这时，她已经失去知觉，我顾不得别的，迅速地背起她，一手拉了那小女孩就往卫生院走。

这位女难侨是被越南武装人员打伤的，子弹射穿了她的肩膀，经过一阵急救，她才慢慢醒来。但因伤势过重和疲惫不堪，她仍然闭着双眼，躺在洁白的救护床上一动不动，苍白的脸上挂满愁容。我思索了一阵，终于想起一个月前农建帮老人临死时给我留下的那张相片。我迫不及待地从小布包里翻出相片来，对着她细细端详。我完全相信了，她就是那个一家三代在邻国的土地上流血牺牲的幸存者，她就是那位死去的革命老人的女儿。

天全黑了，风越吹越紧，屋子里冷浸浸的。大婶在一阵轻微的翻动之后，吃力地坐了起来，张大惊愕的眼睛东张西望，当她明白过来这里是医院的时候，她显得很激动，浑身微微有点发抖。我以为她怕冷，赶紧从柜子里拿出那个小布包递给她，叫她取一件衣服披上。她不禁愣了一下，目光落到了小布包上。她的脸色陡地变了，胸脯剧烈地起伏着，双手爱抚地摸着小布包，慢慢地轻轻地将它打开。可是布包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已经被打成两半的槟榔盒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有点疑惑不解地走上前，低头一看，啊！黑亮亮的槟榔盒上还刻有隐约可辨的字迹，我伸手拿过碎块，拼起来一看，见上面有“胡志明赠”的字样。

“啊！都破了，碎了！……”大婶声音颤抖地呼喊着一把从我手里抓过两片盒块，紧紧地攥在手心里，嘴唇哆嗦

着，牙齿打着颤，欲言而不能言，这样持续了一分多钟，猛然间她眼皮一翻，身子一仰，险些又昏了过去。

“大婶，你怎么啦？”我和那个小女孩连忙把她扶住，焦急不安地叫喊着。小女孩还吓得哭了起来。大婶紧紧地搂住小女孩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滴到那只破碎的槟榔盒上。

这天晚上，大婶通宵未眠，我也彻夜陪伴着她。从大婶的行动表现中，我料定这槟榔盒一定包含着她辛酸的往事，过去从爷爷那里听到过的她家的一些零碎的事迹，早已不能令我满足。于是待她精神稍好，在我的请求下，夜里，她给我讲述了有关槟榔盒的长长的故事……

第一章 阿 妈

那是三十七年前的秋天。

一个晴朗的夜晚。象筛子一样大的月亮从孟马山背后爬上来，把它那清澈明亮的光线柔和地洒在平蒙村的田野上。果马河边，碾米水车不断地传来轧轧的声音。屋子里，三脚架下的灶火透过木楼的壁缝，向夜的山野射出道道红光。

隔着果马河，正对着一个约有十多家高脚屋的越南小村庄，这个村叫那弄村。月光下，越南小朋友阿竹和阿海，欢快地涉过河来到平蒙村，他俩是来约我们中国的小伙伴一起玩耍的。每年秋收后逢到这样明亮的月夜，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，两国小朋友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，相约着跑出来。清幽的树林下，刚刚收割过庄稼还散发着稻香的野地，是我们无尽的乐园。我们在一块捉蟋蟀，做游戏，尽情地跑啦，跳啦，唱啦，笑啦，一直闹到大人们都睡熟了，四

外里静得无声无息，我们才依恋不舍地离去。今年打从稻穗勾头那个时候起，我们就盼望着田野里快快收割完毕，好让大家在明亮的月夜里痛痛快快地玩个够。

听到阿竹、阿海的叫声，我和秀妹，还有弟弟小星都跑出来了。小朋友们也都一窝蜂似地跑到田野里。新收获过的稻田显得光秃秃，只有东一垛西一垛的稻草象人似的站立着，不远处还有一两块小水田，因为种的是晚熟香糯品种，还不到收割的时候，晚风吹拂，送来阵阵馥郁的芳香，清新宜人的空气令人心醉。

我们开始捉迷藏，互相追逐着从这垛稻草钻到那垛稻草。天真的嬉笑声和呼叫声阵阵飞向孟马山，回荡在果马河，然后被哗哗流淌的河水所吞没。

我们戏闹了一阵，身上都冒出了汗水。这时，越南小朋友阿海高声呼唤着：

“喂！别躲了，我们来玩别样游戏吧！”

听到他的叫声，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各草垛里钻过来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在稻草上坐下。我望着阿海，提议说：

“让阿海哥给我们表演一套拳好不好？”

阿海十分机灵，身体长得很结实，活象一只灵巧的小猴，他那双眼睛总是闪着亮光。他不但会耍各种功夫，如打拳、翻斤斗、用双手倒立走路，还会游水、爬树，讲故事更是出色，大家都喜欢他。所以我这一说，小朋友们都兴高采烈地叫嚷起来：

“好啊！阿海，你快给我们表演拳术吧！”

阿海毫不推让，只见他撸了撸衣袖，随即双腿一绷，又开步码，挥动两手，果然耍起猴拳来。我们几个伙伴围着他，只顾劈哩啪啦地拍手叫好。唯有坐在一旁的阿竹直撇着嘴，表示不服气。

阿竹今年十三，比我大一岁，他父亲文清叔是那弄村有名的穷佃农。

阿竹这时站起来说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打拳这门功夫，我也会！”

“那你就耍给我们看看嘛！”

我一说，小朋友们就异口同声地喊：

“好，阿竹，你也出来给我们表演表演。”

“好，你们看我的！”阿竹得意地走到中间，也卷起袖子，耍起拳术来。但是他连步码都不会放，耍什么功夫呢！他的动作简直就象黑熊一样笨，直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阿竹急了，直想露一手，便右脚飞起一踢，但因用力过猛，鞋子被踢飞老远，身子向前斜倒在地。幸好这地方的稻桩已被前些时踩烂踏平，他的眼睛才没有被戳伤。

这狼狈的一跤，又引得我们一场大笑。阿竹爬起来摸摸头，脸上显出哭笑不得的样子。

小星奚落他说：

“谁叫你蚂蚁戴鸡蛋壳——充大头，活该！”

秀妹也乘机逗他道：

“不是阿竹哥没功夫，是这块地不平，让阿竹哥跌了一

跤。”说得大家又哄笑起来。

我见阿竹很难为情的样子，便忙帮他解围说：

“大家都别闹了，还是让阿海哥讲个故事吧！”说着，就把稻草围做一个圆圈，让阿海居中，我们围绕他坐了，一个个侧着头，支棱起耳朵，神情专注地听他讲故事。

阿海是我们之中年纪最长的一个，今年已满十四了。他性格老成，平常不多说话，可奇怪的是论起讲故事谁也比不过他，总是滔滔不绝，肚里象有说不完的事儿似的。

夜风徐徐地吹着，天上的月亮象只银盘在云朵中钻动。田野很寂静，我们完全被阿海讲的故事吸引住了：

“你们知道吗！我阿爸，阿竹阿爸，还有素梅阿爸经常带一位很奇怪的老人到我家来。他们大多是晚上来的。那位老人留着好长的胡须，他的胡须可真怪，会变的。听我阿妈说，这位老人是神仙，就象你们中国古时候的孙悟空一样，会变的。我也亲眼看见过那位老人的胡须会变。有一天黄昏，我阿爸把他带到我们家，我偷偷一看，见老人顶多比阿竹阿爸大四、五岁，很神气，根本不象一个老年人，可他的胡须却又长又白，没有一根黑的。但第二天起来，再一看他的胡须，就变了……”

“阿海哥，他的胡须又变成怎样的了？”小星打断他的话问道。

阿海接着说：“那天我一早起来，见那位老人坐在堂屋正中，聚精会神地看一张地图，边看边用手比划着，连我站在旁边好久他都不知道。我见他的胡须全都是黑的了，没

有一根是白的。原先听阿妈说老人会变，我不信，这回我亲眼看见他胡须一下变白，一下子又变黑，我就信了。”

阿竹插嘴说：“对，这位老人，我也知道。听阿妈说，他是专门搞秘密革命的。我阿爸，阿海阿爸，还有素梅阿爸都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。”

阿海又说：“他们这个秘密革命组织是打法国鬼的。听阿爸说，他们要把法国鬼全部赶走呢！”

秀妹说：“阿海、阿竹哥，我们也参加秘密革命组织，打法国鬼子好不好？”

阿竹回答说：“听说他们不要小孩参加哩！”

小星不服气地说：“大人能参加，小孩怎么不能参加？”

小朋友们越谈越有趣，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不休。孩子们的声音和果马河淙淙的流水声、水车转动的轧轧声汇合在一起，在田野的上空回荡着。

我们争论了好久。月亮钻进了云彩里，大地一片朦胧，这时夜显得更静了。深夜不归，怕大人责备，大家只好分手各自回家睡觉去了。

我和弟弟小星回到家里，阿妈正等我们，坐在火灶旁剥玉米，她埋怨地说：

“你们又玩耍到深夜，小心被老虎吃掉！”

小星对我做了个鬼脸，不吭声地溜进房里去了。

秋夜的山区天气已有些凉意，我坐在火灶边烤手。阿妈仍不声不响地剥着玉米，只听得玉米粒掉进簸箕里的哗啦啦的响声。我静静地坐在一旁，双手托腮，想着刚才阿

海讲的故事，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想问问阿妈。那位会变的越南老人叫什么名字？他组织的革命活动为什么那么秘密？阿爸为什么老是跟着那位越南老人不回家？

但是阿妈总是催着说：

“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去睡吧！”

在阿妈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，我带着满脑子疑虑，走进里屋上床去了。

小星早就睡着了，这时他忽然嘟囔着说了几句梦话，同时腿猛踢了几下，把棉被蹬到了一边。我没好气地照准他屁股上拍了两巴掌，然后又轻轻拉过棉被给他盖上，他这才变得老老实实在地睡了。

夜很深了，可我翻来复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从门缝里我见阿妈也好象有什么心事，坐在那里默默地剥着玉米，她的身影被暗淡的灯光投射在墙上，微微地摇晃着。
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忽然，听到轻轻的敲门声。随即，传来阿妈细碎的脚步声和她的说话声：

“谁呀？”

“素梅妈，是我！快开门呀！”

我一听是阿爸回来了，就轻轻地爬起来，透过木板缝往堂屋望，见阿爸满头大汗地背着一个人进了堂屋。

阿妈赶忙关紧了门，回过头望着那人惊奇地问阿爸：

“素梅爸，出了什么事啦？他是谁？”

阿爸把那人扶到床上，朝堂屋四周环视一下说：

“素梅和小星都睡了吗？”